

性的教育

光旦自署

種六第書叢年青

育教的性

所

版

青年叢書第六種

性的教育

有

權

每冊實價大洋七角(郵費另加)

刊行者

青年協會書局  
上海博物院路一三一號

校訂者

青年協會書局

翻譯者

潘光旦

原著者

靄理士

民國廿三年八月初版

Youth Library No. 6  
SEX EDUCATION

By

Havelock Ellis

Association Press Of China

Price: Seventy Cents, Postage Extra 1st Ed., August, 1934.

---

## 青 年 叢 書

---

本書爲青年叢書的一種。叢書共分四類：(一)青年與性  
生活；(二)青年與修養；(三)青年與社會改造；(四)青年與宗  
教。每類暫定十二種，共四十八種，預定於民國二十三至二十  
五年之三年內出完。凡欲知叢書內容及其出版日期，或有意  
訂購者，請向上海博物院路一三一號青年協會書局函詢。

## 譯序

譯序

誰都承認性是當代許多重大問題裏的一個，也誰都承認露理士 (Havelock Ellis) 是對於這個問題研究得最淵博、最細到、也是最有健全的見地的一個人。他的性心理研究叢錄，到一九一〇年為止，一共出了六集，他幾乎把性心理的各方面都已包舉在內了。但露理士猶以為未足，以後又陸續有些新的研究文字發表，到一九二八年，歸納為一個第七集。這七大集裏的筆墨，都是直接以性的題目做對象的，其他比較間接的作品還多，其中有科學的研究，如男與女 (Man and Woman)，有藝術的欣賞，如生命之舞 (The Dance of Life)，也有問題的討論，如社會衛生工作 (The Task of Social Hygiene)，旨趣雖殊，其中心一貫的思想則一，就是，性與人生。

性心理研究叢錄的第六集的總題是性與社會的關係，其中包括母與子、性的教育、性教育與裸體、性愛的估值、貞操的功用、禁慾問題、娼妓、花柳病的征服、性道德、婚姻、愛的藝術、生殖的科學等十二個分題。本書便是第三分題——性的教育——的譯文。在各分題中，自然要推它為最基本，與青年生活的關係，也最較密切，所以我拿它做一個最初的嘗試，倘若成功，當進而選譯其它的分題。

譯書信、達、雅三原則中，我自問信與達兩原則還能勉強做到，雅則不敢自信。惟普通

讀者所痛恨的歐化語體，則會竭力設法避免，間有不能避免的地方，則亦必斟酌損益，務使減少它的生硬與瑣碎的程度。原文本自成一章，不分細段，茲根據它在篇首所列的綱要，改訂為二十五節。原文用大小不同的兩種字模排印，討論原則的部分用『十號』，鋪敘事實或證據的部分則用『八號』；今譯文中也維持這種分別，前者用四號，後者則用五號。附註三種：『原註』是原文中大字部分的註；『小註』是原文中小字部分的註；譯註則由譯者酌加。

★ ★ ★ ★ ★

現在要就原文的內容和價值說幾句話。

任何一本討論問題的書總有它的時間和空間的限制，本書當然不是一個例外。就時間而論，從最初在美國出版以至今日，它已經有二十四年的歷史。二十四年前的資料，到今日當然有一部分已經不很適用，例如，敘『性教育的書籍』的第九節。就空間而論，一本在英國寫、在美國印的書，移到中國來讀，即使假定民族文化之間沒有多大的歧異，已不能期望它完全適用，何況民族文化之間確乎有許多不同之點，而目前的題目又不是別的，而是變化萬端的性的題目呢？

這空間上的限制，亦即文化背景的限制，是最顯明不過的。原始民族對於性的看法，總是

很健全的。文化發達以後，此種健全的程度，便有減少的傾向，但也不一定，例如希拉的文化與羅馬初期的文化。中國也是很好的一例。文化的發達一定得轉個灣，把人類自身的重心與自身的福利看模糊了，健全的看法才會一變而為病態的看法。例如基督教發達以後的西洋文化。中國文化，在佛教東來以後，也幾乎步西洋文化的後塵，我們在篇末譯註裏所引的那一首達摩禪師的皮囊歌，就十足代表着一種病態的看法，後世善書裏所刊行的種種『戒淫』文字，便十九是這種看法的推演，或至少採用此種看法，把它當作『淫』所以不得不戒的一大理由。但是就大體而論，在中國文化裏，這種看法究竟是外鑠的，不是固有的。我們心目中的性，始終是一種現象、一個事實，從來既沒有把它捧上三十三重天，也沒有把它推下十八層地獄。我們應付性生活的原則，始終是一個『節』字，一面固然反對縱慾，一面却也從沒有主張過禁慾。淫字的原意之一便是『溢出』、『過甚』、『失當』，所以久雨而溢，叫做『淫雨』（禮記）；執法過度，叫做『淫刑』（左傳）；濫施恩惠，叫做『淫惠』（申鑒）。兩性之間的關係，自然也不是例外，所以『不能以禮化』（詩序）的結合，便叫做『淫奔』，所謂禮，所指的也就是分寸與節制的原則。就是後世的戒淫文字，雖則夾雜上一些釋氏臭皮囊的看法與因緣果報的宗教筆墨，究其極，也不過志在勸人安於婚姻生活罷了。至於根本以性為穢惡、以性行為為罪過的態度，終究是沒有。

我們在性教育的方面，不用說，也是向來沒有甚麼設施的。但因為我們傳統的對於性生活的態度還算健全，真正可以阻礙性智識的獲得與性發育的自然的力量，倒也很少。做男子的，在這方面，七拼八湊的，總可以取得一些將就得過的準備，是可以無疑的；做女子的，至少在出嫁的前夕，總可以從母親那邊知道一些婚姻生活的實際與意義。我們雖不明白的指導子女，我們却也並不對他們一味的緘默、特別的掩飾，到不能緘默與掩飾時，便滿嘴的撒謊。在這種比較任其自然與不干涉的局面之下，我們的性生活雖未必圓滿，但性的變態心理與變態行為也似乎並不多見。德國性心理學家希爾虛費爾特 (Magnus Hirschfeld) 三年前到中國來演講，也就注意到這一點，並且曾經說過幾句贊許的話。

在西洋，情形可就不同了。因為他們所見的性是齷齪的，所見的性行為是有罪的，於是便不能沒有『緘默的政策』，不能沒有『造作的神祕主義』，不能沒有『偽善的貞潔觀念』。於是對於嬰兒的由來，大家不能不說謎話，讓兒童自己去摸索；對於婚姻生活的究竟，大家更不能不守口如瓶，讓女兒自己去搥運氣。於是在上級的社會裏，連一個腿字都不能說；在男女雜選的場合裏，身體可以半裸，可以有種種皮裏陽秋的誘惑挑逗，但若褲子上撕破了指頭大的一塊，全場空氣，便可以突然黯淡起來。這種精神生活上的自作自受的禁錮與自甘下流，在最近四五十年之間，雖已經減輕不少，但依然時常可以遇到。露氏這篇文章，一半是以解放、澄清做職志



的，所以有很大的一部分是消極的清道夫的工作。對於中國的讀者，這一大部分雖不無相當的趣味，可作海國奇談讀，但並非必要。

然則這本小書的價值又在那里呢？我在上文說過，中國人對於性的看法不過是大體上比較的健全而已，若就其細節而言，則不健全的地方正復不少。這些不健全處便須糾正。此其一。自西化東漸，西洋文化中的糟粕，包括舊的性觀念在內，也成爲輸入品的一部分，而竭誠接受它的也大有人在。一部分的基督教的信徒就在其內。對於這些人，這本小書也自有它的貢獻。此其二。這還都是消極一方面的話，若就積極的價值而言，它終究是一篇專論性教育的文字，於清除糞穢、摧拉枯朽之外，畢竟大部分是建設的筆墨。這種建設的筆墨却是我們向來所沒有的。此其三。

這種建設的筆墨中間，也有好幾點是值得在這裏特別提出的。第一、性的教育原應包括性與人生關係的全部。所謂全部，至少可以分做三部分，一是性與箇人，二是性與社會，三是性與種族。坊間流行的性教育書籍，大率祇討論性與個人衛生的關係，最多也不過因爲花柳病的可懼，勉強把社會生活也略略提到罷了。霽氏便不然。他是各部分都顧到的，我在此不必舉例，這種能抓住問題的全部的精神，也決不是一二單獨的例子所能充分的傳達，總得讓讀者自己去隨在理會。第二、在霽氏心目中，性教育的施教方法也是和生活的全部打成一片的。教育

家說，生活就是教育，社會就是學校；露氏對於性教育也有同樣的見地；所以家庭裏的母親與學校裏的教師而外，醫師有醫師的責任，牧師有牧師的貢獻；自然歷史的訓練而外，文學可以助啓發，藝術可以供觀摩。必也全部的社會與文化生活能導人於了解、尊重、與欣賞性的現象與經驗之域，性的教育才算達了它的鵠的，否則還是片段的、偏激的、畸形而不健全的。露氏之所以不斤斤於教授方法的細節目，所以十分信任兒童在發育時代那種天然純潔的心理與自動的能力，所以主張做母親的人但須有正確的觀念、光明的態度、坦白的語氣，以激發兒童的信託之心，而無須乎多大專門的智識——原因也在於此。第三、露氏於一般的啓發功夫之外，又主張在春期開始以後，舉行一種所謂誘掖的儀式，使青年的新發於剛的心理生活可以自動的控制與調節它的含苞乍放的生理生活，而無須乎外界的制裁。他說，『我們總得明瞭，「春機發動」中所指的春機，不但指一種新的生理上的力，也指着一種新的精神上的力。……在春機發動期內，理想的世界便自然會在男女青年的面前像春雲般的開展出來。審美的神妙的能力、羞惡的本性、克己自制力的天然流露、愛人與不自私的觀念、責任的意義、對於詩和藝術的愛好——這些在這時候便都會在一個發育健全、天真未失的男女青年的心靈上，自然呈現……。』又說，誘掖的儀式的目的是在『幫助他們，使他們自己可以運用新興的精神的力量，來制裁新興的生理的與性的力量。』（頁九六—九七）這種見地與建議真是得未曾有。性教育到此便和倫理教

育、宗教教育、藝術教育打了一筆統賬，而一個圓圖的人格，便於此奠其始基。這種誘掖的儀式原是健全的原始民族所共有的一種經驗，龔氏相信我們不談性的教育便罷，否則此種民族的經驗總有換了方式復活的一天。第四、龔氏一面極言性教育的重要，一面却也深知性教育的限制。凡是談教育的人，大都以為教育是一種萬能的力量，遠自中國古代的孟荀，近至哥倫比亞大學師範學院畢業的教育專家，幾乎誰都有此篤信。龔氏却是一個例外。他開宗明義，就討論到遺傳與環境的關係。遺傳健全的人，固然可因惡劣的教育的阻撓摧殘，以致不克充分發展，但對於遺傳惡劣的人，就是、在性的生理與心理方面，天然便有闕陷的人，良好的教育亦正無能為力。這一層精意他在第一節以外也曾再三的提到。一個人的智慧，應從了解一己的弱點始；教育的功能，也應從從事教育的人明白它的限制始。近年來時常有替性教育的題目過事鋪張的人，觀此也可以廢然思返了。

★ ★ ★ ★ ★

最後，我要把這一本小書作為紀念先父鑄禹公（鴻鼎）之用。先父去世二十一年了，因為他去世得早，生前又盡瘁於鄉國的事務，對於兒輩的教育沒有能多操心，但對於性教育的重要，他是認識得很清楚的。記得有一次，因為有一位世交的朋友有手淫的習慣，他在給我的大哥的信裏，便很詳細的討論到這個問題。他曾經從日本帶回一本科學的性衛生的書，我在十三歲的時

候初次在他的書櫥裏發見，他就容許我拿來閱讀。明知書中敘述的種種，不是我當時的腦力所能完全了解，但他相信也不會發生甚麼不健全的影響。有時候我們看些有性的成分的小說，他也不加禁止。他當時那種態度，如今追想起來，竟和露氏在下文一〇六頁上所採取的很有幾分相像。顯而易見他是一個對於青年有相當信任心的人；他雖不是一個教育專家，他却深知在性的發育上，他們需要的是一些不着痕迹的指引，而決不是應付盜賊一般的防範與呵斥禁止。

民國二十三年六月，潘光旦。

目次

譯序

一 環境與遺傳·····	一
二 性衝動的早熟的表現·····	二
三 童年的性的遊戲與性的情緒·····	六
四 城鄉兒童成熟先後的比較·····	九
五 兒童對於嬰兒由來的解釋·····	一二
六 早年實施性教育之益與緘默政策之害·····	一七
七 母親的導師資格·····	二三
八 造作的神祕與其惡劣影響·····	二三
九 性教育的書籍·····	三五
十 母親的責任·····	三九
十一 學校中的性教育·····	四三
十二 植物學與動物學的價值·····	四五
十三 春機發動後的性教育·····	四七

十四	女子月經初期應有的準備	五五
十五	對於女子性生活應有的態度	五九
十六	經期衛生與女子的教育機會及社會地位	六四
十七	女子的衛生體育與劇烈運動	六八
十八	性的尊嚴與女子自視的態度	七七
十九	性教育與婦女婚姻的幸福	八一
二十	性衛生的演講	八六
二十一	醫師的責任	九一
二十二	精神生活的發蒙與宗教及倫理導師的責任	九三
二十三	野蠻民族中誘掖的儀式	九七
二十四	文學的性的影響	一〇二
二十五	藝術的性的影響	一〇八
原註	二十二則	一一三
小註	一百則	一一九
譯註	十則	一二七

## 一 環境與遺傳

作者討論的總題目是性的心理學，現在又忽然討論起兒童來，並且把兒童的祖先、父母、受孕、胎養、甚而至於嬰兒時期，都看得很重要，讀者不是要說離題太遠了麼？事實上却不是這樣。我們這樣討論，不但沒有離開題目，並且講到了性的問題的根本了。近來日積月累的科學知識都告訴我們，一個孩子的心理或精神方面的本性，和生理與結構方面的本性一樣，也是根據着遺傳和教養的，換一種說法，就是一端根據它所隸屬的血統的品質，一端也看它早年的將護，是不是適當，能不能維持它原有的良好的血統。

（言）我們當然要記得，血統和教養對於一個人的命運所發生的影響是很難分軒輊的。教養的影響比較顯明得多，所以不大容易受人忽視。但是血統的影響却没有那樣明顯，所以就在今日，我們還可以撞見一些比較知識淺薄或成見滿胸的人整個兒的否認它的存在。但是這一方面的新智識逐漸增加以後，使大多數人知道遺傳的力量是怎樣的無微不至，我們相信這種錯誤與可以債

事的見地自然會像煙消雲散般的化歸烏有。要知一個社羣裏的民衆大體上一定得同時兼具良好的血統和良好的教養，健全的文化才能夠在他們中間發展。遺傳對於生命的影響，固然到處可以看出來，但是在性的範圍以內，尤其是來得深刻，來得清切。我有一位俄國朋友，他的出身極好，做人也極斯文，他曾經把他幼年的生活詳詳細細的告訴我聽，從他這一番話裏，我們就可以找尋一些材料，來證明我上面所說的話。他說他從小和他的弟兄姊妹一起長大，中間有一個姊妹却是從別處來的；她是一個娼妓的私生子，生產後不久，母親就死了，後來就歸了他家裏抱養。但是在待遇上，她和其餘的小孩沒有分別，所以大家一向沒有知道她是外邊領來的。可是從小她的脾氣就和其餘的小孩不同，喜歡撒謊，喜歡搗亂和虐待別人，並且很早就表現下流的性的衝動；雖則和其餘的兒童一樣受教育，她終於步了她母親的後塵，在她二十二歲的時候，並且因為搶劫和殺人未遂的罪名，被充軍到西比利亞。一個拙巧的父親和一箇當娼妓的母親所產生的子女不一定都是壞的；不過目前這一例的遺傳大概是壞極了，遺傳既壞，雖有好的教養，結果還是凶多吉少。

## 二 性衝動的早熟的表現



我們的討論進入嬰兒時期的時候，事實上我們早已走過了性生活的最先的基礎和原有的可能性；有時候我們並且已經可以觀察到真正的性生活的起點。一個不到十二個月的嬰孩往往已經會有所謂『自戀』的表示（譯註一）。這種表示究屬是不是屬於常態，是不是可以當做屬於常態看待，學者議論不一，我們在此並不預備討論（原註一）。在初生的時候，些少月經的作用和乳腺的分泌作用，有時也會發生（原註二）。在這時期內，神經方面和精神方面的性的活動，似乎已經像水的源頭一般，在汨汨的流動，過此以往，便逐漸擴大，流域越來越廣，到得春機發動的時期，便像長江大河，一瀉千里了。

有人說一個十分健全的人，在嬰兒與孩提時期在神經和精神方面不會表現甚麼性的活動。這話也許有些道理，並且也許是確的。但是這種活動依然是一種比較時常遇見的東西，既屬時常遇見，我們就不能說一定要等春機發動期來到，才有注意到性衛生與性教育的必要了。

早熟的體格方面的性的發展，是一種比較不常見的變異，但非完全沒；有威廉士（W. Roger Williams）在這方面有過一些很重要的貢獻（小註一）。這種早熟的現象，本以女子為多。威氏